

现代文学作品选

中学语文教师进修用书

第一册

上海市徐汇区教师红专学院

目 录

散 文:

- 1、难忘的教诲……………李伯钊 (1)
- 2、周恩来同志在长征中……………魏国祿 (6)
- 3、忆列宁……………高尔基 (25)
- 4、忆铁人……………魏钢焰 (31)
- 5、根深苗壮……………刘振华 (43)



- 6、为普及教育辛勤工作的人们……………江西赣州地区 (51)
- 7、包身工……………夏衍 (58)



- 8、首都的大门——北京车站……………陈登鳌 (66)
- 9、泰山极顶……………杨朔 (72)
- 10、记金华的两个岩洞……………叶圣陶 (78)
- 11、风雨夜航图……………何为 (83)
- 12、翻过夹金山……………杨成武 (89)



- 13、井冈山散记……………杜宣 (93)

- 14、游了三个湖.....叶圣陶 (99)
15、长江三日.....刘白羽 (106)
16、古战场春晓.....秦 牧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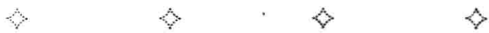
- 17、小米的回忆.....曹靖华 (122)
18、独轮车.....和谷岩 (127)
19、荔枝蜜.....杨 朔 (134)



- 20、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叶圣陶 (138)
21、天上人间.....黄宗英 (142)



- 22、雷雨前.....茅 盾 (145)
23、荷塘月色.....朱自清 (148)



- 24、地球的帐幕.....高士其 (151)
25、景泰兰的制作.....叶圣陶 (156)

难忘的教诲

李 伯 钊

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曾经精辟地分析“九一八”事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阵营分裂，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阵营是会起变化的。毛主席写道：“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三二页）

读毛主席这一段话，我不禁回想起当时毛主席怎样教导我们对起义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清晨，我打扫完《红色中华》编辑室，用抹布擦净桌上的灰尘，换上干净的军装，转身就见毛主席走来了。毛主席身着灰布棉军大衣，目光炯炯，步履矫健。走进房子，主席就要国民党统治区新闻电报看。我赶忙迎上去，看毛主席面色爽朗，没有丝毫倦意。我心里明白主席是很忙的，总是彻夜辛劳，夜里工作成了他的习惯……我忙问：“主席还没有休息？”说着连忙翻开文件夹子，拿出昨夜收的电报，恭敬地递给主席。他坐在长凳上翻阅起来。一会儿，主席抬头问我说：“你知道孙连仲二十六路军起义，参加了红军吗？”我说：“知道了。”主席高兴地说：“一万多人，这是前所未言的呀！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的伟大胜利……”。我

说我过去没有听说过二十六路军，主席告诉我他们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原来是西北军。我怕打扰毛主席看电报，拿来抹布和条帚准备走出去，主席又叫我道：

“你得到通知没有？要组织一个红军宣传队去慰问他们，北方军队开到南方来，不习惯吃大米，闹肚子的不少，也有不大明白的人闹情绪，需要我们去做些政治工作，唱唱歌，演亡戏，慰问一下。”

“现在起义的部队住在哪里？”

“在瑞金九堡区附近集结，驻扎在好几个地方，已经把他们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编成三个师：十三、十四、十五师。你们先到九堡，十五师师部所在地，左权同志已经在那里。”

“只有左权同志一个人？”

“还有刘伯坚同志在那里，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我还想多问几句，主席要我做好准备，忙着回党中央局去了。

第二天，在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的胡底同志和钱壮飞同志吃罢早饭就跑来找我，说根据毛主席指示宣传队组织起来了，今天就出发，约我马上去见毛主席请示怎样做好宣传。

我们兴奋地来到党中央局，警卫员说毛主席正在办公。我们放慢脚步走进办公室，见主席正坐在方桌前手执毛笔批阅文件。胡底同志立正行军礼后向主席报告：

“去五军团起义部队的宣传队已经组织好，共十七个同志，我们三个代表来请毛主席作指示。”

主席点点头，搁下手中的毛笔，侧过身来，招呼我们坐

在长板凳上，和蔼地对我们说：

“二十六路军原是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利用打红军的机会消灭异己部队，引起了这些非嫡系的不满。在赵博生、董振堂两同志的领导下，他们起义了，改编成了红军第五军团，这是一件大事，非常有意义。这证明国民党军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是会分化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团结他们，欢迎他们来参加革命，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军队。主要是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懂得：为谁牺牲，为谁打仗。”

我们会意地点点头。主席紧接着强调说：“唱歌也好，演戏也好，不要离开这个题目。”胡底同志响亮地回答：“我们一定照毛主席说的去做！”主席高兴地点头，又叮嘱说：“你们一定要带上雨衣、雨伞、雨鞋。”我们齐声回答：“都准备好了。”

回到宣传队，同志们急切地围拢来，异口同声地问道：“毛主席有什么指示？”胡底同志把毛主席的讲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大家顿时兴奋起来，有的说：“编相声……”

“不中，北方部队喜欢听说书……”

“还是编个小戏好，能说明白问题。”

“我们南腔北调的，北方士兵能听懂吗？”

“好好好，同志们集思广益，到地方再细商量。”胡底同志说完，我们背起背包就向九堡进发。

到了五军团十五师师部，见到左权同志，我们原来都认识，互相握手后，大家围着一圈坐下。刘伯坚主任从里屋出来欢迎我们，胡底同志迅速立正行军礼说：

“报告刘主任，奉毛主席命令我们宣传队来了十七个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服从命令听指挥……”

左权同志说：“来得好，都是挑的精华……”大家都笑了。

刘伯坚主任说：“起义的队伍有一万多人，这里驻一个师和师部，另外两个师和原二十六军军部相距也不远。北方人多，来南方不大习惯，不习惯吃大米……你们来唱歌，忙戏，做政治宣传，正是时候，欢迎你们哪！”

胡底同志说：“不成问题，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

左权同志说：“你们是有经验的老宣传员，还需要创造什么条件，我们积极协助。”

政治部特地派一位宣传部长帮助我们工作，就安排我们住在政治部，房子扫得很干净，还准备了热饭热菜……

晚上，围绕着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宣传队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决定首先忙出话剧——《为谁牺牲》。

剧本是写一个白军士兵的遭遇：某菜农挑菜进城，在城门口受到守城卫兵的勒索，卖菜不成又碰上国民党拉伕，被强迫去当炮灰开到江西“剿匪”，当了红军的俘虏。他的妻子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不得已靠卖唱为生。她噙着热泪唱道：

“泪珠要流尽了，亲人呵，你还回来哟！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散；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涨有落；我们心中的愁云呵，我们心中的怒潮呵，永远不能消，永远只是潮！亲人啊，你回不回来呵……”（根据“湘泪”改编）

后来，白军士兵受到红军的宽大，领取了遣散费逃回家乡，寻找亲人。他和妻子在街头相遇，悲喜交集，两人各诉别后苦情，妻子破啼为笑，赞叹世界上竟有红军这样好的军

队。他们正准备找破庙安身，不料又碰上—群饿狼般的兵游子。刚刚团聚的丈夫又被横拉竖扯去打红军，妻子无奈，继续卖唱乞讨。

第二次被红军俘虏的白军士兵，他不再要遣散费，决心参加红军，掉转枪口去消灭吃人的豺狼。这时，他的妻子经红色互救会的帮助，到革命根据地瑞金，找到了自己的丈夫——红军战士，夫妻俩无限欣喜。

紧张的编排只用了一个白天，第二天晚上就为部队演出。

傍晚，十五师全军士兵大会，在九堡区一个大草坪上举行。临时搭起了戏台，没有汽油点汽灯，就点燃松木照明，台前通明光亮。连队整齐地按时入场，席地而坐，鸦雀无声。营团干部坐在前边，师直单位和师政治部坐在两侧，秩序井然。

演出进行时，全场一片静寂。我们在台上演戏，觉得和平常演出有些异样，好象听不见观众的反应，有时似能听到台下有饮泣声，有时能明显地听到气闷的长叹，……幕落了，一时场上还很静，我们有些纳闷……

突然，“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万岁！”响亮的口号声迸发开来，响遍全场，声震夜空。一刹时，会场象烧开了锅的水，沸腾起来了，口号声此起彼伏，与近旁松林里的松涛声相呼应，汇成了惊人的怒吼！

四十七年前的事就好象是在昨天。敬爱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做宣传工作，宣传我军的宗旨，产生着这样巨大的力量，使我受到无限的鼓舞，永远难忘！

选自《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五期

周恩来同志在长征中

魏国祿

在龙坪镇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份，我们红一方面军进入广西苗族地区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驻地不断起火。苗族同胞的房屋都是用木头和茅草搭成的，所以，一烧就是一大片，甚至整个村子都被烧成灰烬。火，不仅威胁着红军的安全，而且在政治上给我们造成了损失。这些现象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精神，部队加强了对敌情况的调查，并组织了许多人做防火、救火的工作。

一天，我们在龙坪镇宿营。

正当晚上十二点钟左右，我被哨兵“失火了”的叫喊和“噼噼啪啪”的着火声惊醒，翻身下床一看，只见周恩来副主席住房后面已是一片火海，大团大团的浓烟、一道道火舌正从周副主席的房门口、窗口往外乱窜。我顺手抄起一条毛毯，快步冲进周副主席的屋里，模模糊糊地看见他正在呛人的烟火中往外摸，就把毯子往他头上一蒙，领着他跑到屋外。一瞬间，房子就被大火吞没了。周副主席出屋后，对自己的安危全然不顾，立刻指派我去看望其他首长，了解部队的情况。我刚要离开，刘伯承、张云逸等首长却赶来了。周副主席便和他们聚在一块，谈起着火的问题来。

这时候，街上人来人往，闹声熙攘。有救火的，有找人的，也有帮着老乡从火里往外抢救东西的，……还不时听到议论声：“是哪一个小，引起这么一场大火？”

“我看这火有来头，……”

“……”

周副主席叫我去找王参谋，让他命令部队提高警惕，加强岗哨，把没有事情的人员集合起来，待命行动，不要乱跑。

我从王参谋那里回来以后，见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也到了，正和首长们一起，站在露天开会。周副主席分析了几次失火的背景后，斩钉截铁地说：“是的，可以肯定这火是敌人放的。万恶的反动派企图用这种卑鄙手段，证实他们的‘共产党杀人放火’的可耻谣言，挑拨、破坏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听到这儿，我心里顿时一亮：周副主席阶级观点真强，明察秋毫，看问题入木三分。要不是周副主席讲得那样，为什么这火总是跟着红军呢？刚想到此，又听见周副主席说：“……我们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周副主席的态度坚决，话语铿锵，使我心里顿时充满了信心，长了劲儿。

当天夜里，便在龙坪镇查出三个坏家伙。经保卫部门审讯证实，他们是国民党收买派遣的特务、地痞和流氓，伪装成红军，专门混到我们红军宿营地，乘人不备时放火。

抓到了放火者，查清了着火原因，第二天国家保卫局便在龙坪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讲解了红军的性质和政策，揭穿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老乡们个个气愤得咬牙切齿，挥动着拳头，齐声要求严惩放火者。于是，就把那

三个坏蛋当场抢毙了。

会后，周副主席又指示供给部，要他们给受难的群众一些救济。当老乡们领到救济的物品和钱时，都纷纷称赞红军是一支爱护百姓的好军队。从此，敌人的放火毒计，再也无法施展了。

搓 稻 谷

十二月间，红军长征到了贵州边境，吓得国民党反动派又是加紧造谣诬蔑，又是指使地方反动势力进行破坏，并强迫老乡席卷粮食、生活用品等到深山里去，就连脱米用的石臼、水磨等也隐匿起来。所以，红军每到一地，不仅很难弄到吃的，就连人形也很难见到几个。阴险的阶级敌人企图用这种恶毒办法，来饿死我们长征的红军战士。

有一天宿营以后，部队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一些稻谷，但是，没有找到脱米工具，眼瞅着稻谷吃不进嘴。同志们走了一天路，十分疲劳，有的索性不吃，倒头便睡了。周副主席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召集干部们开会。他急切地说：“一定不能让同志们饿肚子，我们要想办法让同志们吃上饭。没有东西磨稻谷，就动员大家用石头、瓦片搓。就是用手搓，我们也要把米搓出来。”……经过周副主席的一番动员，大家一致决定：每人都要想办法，脱出够三顿吃的米。

散会后，周副主席叫我给他找来两块瓦片，自己领来稻谷，就要在瓦片上搓起来。周副主席要考虑那么多国家大事，工作那么忙，怎么能耽误他的时间，让他自己搓米呢？于是

我恳求地说：“首长，你不要搓了吧！我们保证按组织规定，搓够每人三顿吃的米。”

周副主席反问了我一句：“为什么？”

“你是首长，还有重要的工作。”我蛮有道理地解释说。

“正因为我是首长，才更应该搓哩。”周副主席见我显出一副不愿意的样子，便换了比较温和的口气说：“我提出让大家动手搓米，自己怎能不搓呢？两说，搓米是为了吃饭，谁能讲吃饭不重要？”

自打我给周副主席当警卫员以来，就见他事事都以身则，保持着我军官兵一致的革命传统，所以，给他这么一讲，也没什么话可说了，只好把瓦片交给周副主席。

这时找瓦片、石头的、领稻谷的干部战士，从我们面前走去走来，看到周副主席亲自搓米，都深受感动，一个个都很积极地搓起米来：有的用瓦片对着瓦片搓；有的用石头对着石头搓，搓得手上起了血泡，还是不停地干。……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劳动，我们每个人都超额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当时的吃饭问题，打破了敌人经济封锁的阴谋。

没几天，红军买卖公平、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的事实经过个别老乡的口，一传十、十传百地颂扬出去后，老百姓都纷纷从山里回村。国民党反动派的毒计和造的大量谣言，便不攻自破了。

爬 雪 山

红军夺取泸定桥后，乘胜向西北挺进，连续攻克了北龙

坪、天全等地，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进抵到四川宝兴县的大绕碛，大雪山——夹金山横在我们面前。

夹金山海拔四、五千公尺高，一上一下要走七十多里。叠障峰顶高插入云，皑皑积雪银光闪闪，山间云烟缭绕，山壑雾气腾腾。老乡对我们讲：这是一座“神山”，气候变幻莫测，连鸟都飞不过去。大家听了，都付之一笑：是嘛，我们红军有毛主席的领导，为了北上抗日，刀山火海都挡不住，还在乎这么一座雪山？

我是江西人，从前很少见到过下雪，如今上了这样一座大雪山很是稀罕，便东瞧瞧，西望望，觉得蛮有味道似的。谁晓得越往上走，地势越陡，积雪越深，一脚踏下去，就有齐腿深，每走一步，都要喘一口大气。刚才在山下还是阳光灿烂，转眼间，狂风就卷着鹅毛大雪呼呼漫天飞舞，核桃般大的冰雹也直往下砸。我们只穿着单军衣，顿时冷得手脚麻木，浑身发抖。有几个同志被狂风卷进雪窝，眨眼功夫就不见了踪影。周副主席立即高声鼓动：“同志们！快上啊！加油上啊！”又叫我给大家唱支歌给大家鼓鼓劲。我领会到首长的意图，便高声地唱起兴国山歌来：

哎呀叻——

大雾围山山重山，

红军队伍过雪山。

千难万险都不怕，

同志们哟——

红军面前没困难。

刚唱完，同志们便欢呼起来，说我唱得好，要求再来一

个，气氛十分热烈。于是，我又和吴生开同志合唱道：

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踏积雪。

天不怕来地不怕，满喉山歌唱不歇。

山歌要唱咱红军，红军战士真勇敢。

浩浩荡荡过雪山，红军威名天下传。

周副主席笑咪咪地望着我们，一手扶着棍子，另一手挥动着给我们打拍子。同志们有的高声叫好，有的纵情欢笑，都忘了疲劳、饥饿和寒冷，一股劲地往上爬。

狂风拚命地刮，大雪纷纷地下。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我们不仅冷的浑身直打哆嗦，而且渐渐连呼吸也困难起来。我觉得头昏眼花，心口闷堵，只好走一步停一下，每走一步喘几口大气。可是，周副主席却一边攀登，一边精神饱满地高喊道：“同志们，加油啊！”“翻过雪山，就是胜利！”这呼声在雪山回响，深深地激励着战士勇敢向雪山作斗争。我抬头看着同志们精神抖擞的神态，听着他们雄壮有力的呼声，浑身顿时充满力量。我跟着周副主席，和大家手拉着手，迎着倒卷下来的风雪，勇气十足地向顶峰攀登！再攀登……

突然，江良兰同志倒下去了。我赶过去一摸，发现他浑身冰凉，已停止了呼吸。周副主席含着泪，和我们一起，刨了一个雪坑，把江良兰同志放下去。大家默默地站在他的遗体前，向他致哀。周副主席思绪激昂地说：“江同志，安息吧！你未完成的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将来总有一天，在埋你的这雪山上，会插上红旗。”

……

下午三点钟的样子，我们终于跨过雪山顶峰，开始下山

了。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这话一点也不假。山坡又陡又滑，不仅难开步，而且站都站不稳。到处都是“凹”，不摸虚实，一失足，就会溜下去几丈、甚至十几丈远，搞不好，还会栽进“凹”窝里。……大家正在谨慎小心地往下走，忽然，前面有位同志身子一歪，滑下去了。顿时，我的心倏地悬了起来。正准备下去抢救时，却听见他在下面喊道：“快呀——溜下来吧——”于是，周副主席高兴地把棍子往怀里一抱，和我们一道，笑哈哈地往下溜。……等大家站起来一看，才发现彼此的衣服都扯破了，胳膊、屁股上，都流出了鲜血，再叫冷风一吹，我真觉得那伤口象割一样痛哩。

这时，黑云渐退，夕阳斜照，三山射出万道银光。我满怀着胜利的喜悦，激动地对周副主席说：“首长，我们战胜了三山！”周副主席赞许地朝我点点头，又昂首望望三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是呀，这里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但是，前面还有更艰巨的斗争。”

在 党 小 组 里

六月，长征的红军到达了两河口一带地区，休整了几天乘这个机会，总部机关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改选了支部委员会。接着，各党小组又选举新的党小组长。

我们那个党小组有周副主席、张云逸同志和司令部几个参谋。开党小组会时，张云逸同志提议我当小组长。周副主席点点头，含笑望着我，说：“很好。同意！”别的同志也纷纷表示赞成。

这一来，把我闹得很难为情。上有周副主席，下有几位参谋，我是个小小警卫员，怎么能当小组长领导他们呢？我红着脸说：“我干不了。最好还是选别的同志。”

周副主席劝我说：“大家选你当小组长，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得了。我们既然同意你当，就会服从你的领导。今后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来商量嘛。”停了停，他又问我，“怎么样，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

我看那个形势，晓得不当是不行了。民主嘛，少数服从多数，只好答应试试看。

选完小组长以后，根据支部的指示（当时支部书记是康克清同志），还要研究小组的任务。讨论时，周副主席发表意见说：“现在是长征，我们小组应当保证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要走到抗日最前线去。因此，在行军中，要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互相帮助。同时，要遵守纪律。”大家都很同意他的意见，就决定把“保证一个不掉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作小组今后一段时期的任务。在后来的行军中，由于周副主席的模范作用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那个小组确实做到了没有一个掉队的，都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在长征途中，周副主席的工作多么繁忙啊！可就在那样紧张、繁忙的战斗、行军中，他始终重视过党的组织生活。有一次吃饭时，他忽然问我：“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呢？”

“开过了。看到首长很忙，我没有通知首长。”我漫不经心地回答。

“哎，那怎么行呢？我是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

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是你的不对呀。”

在我看来，周副主席有那么多军机大事要处理，少开次把小组会，算得了什么？现在，周副主席却把它当成一件大事，这么郑重其事、严肃认真地批评我，我有点想不通。周副主席见我不吭声，又用很亲昵的口吻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

接受了这次教训，后来每次开会，我都通知周副主席。他只要有时间，每次都参加，而且每次都很认真地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还记得到了陕北后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擦桌子，周副主席从外边进来，一边摊开文件准备办公，一边问我：“小组长，这个月的党费我还没有交吧？”

“已经交了。我代首长交了五分钱。”

“你交是你的。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

“首长集中精力忙国家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吗？”我蛮有道理地争辩说。

“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说着，周副主席就找出五分钱，十分认真地交到我手上。

我一共干了半年多党小组长的工作。在这期间，虽然谈不上对别人有什么帮助，但我自己却在这个小小职务上，领受到许多深刻的教育，尤其是在党性的锻炼上，周副主席总是处处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确确实实为我们树